曾经“如胶似漆”如今渐行渐远

文学和影视是如何分道扬镳的

不久前热播的《芳华》《人民的名义》《白鹿原》等影视作品都是根据小说改编,小说和影视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第五代导演崛起,《红高粱》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《活着》《霸王别姬》《菊豆》《秋菊打官司》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,也都是以小说为蓝本,是小说和电影结合的代表。可以说,在现代性启蒙的历程中,影视和小说都是启蒙的工具,但到如今,两者却渐行渐远。他们是如何合流的,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?

鸳鸯蝴蝶派成为最初的电影“编剧”

1905年,京剧电影《定军山》问世,轰动天下,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拍摄的电影,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。

很短的时间里,中国电影爆发式的发展,它以市民为受众,迅速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文化潮流。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,“最初为电影创作提供资源的,是白话小说。不过,不是新白话小说,而是旧白话小说。”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,成为最初中国电影最大的创作者,大量旧白话作品被改编为电影,如《啼笑因缘》《玉梨魂》等。

现代小说与电影的合流

上世纪30年代,左翼文学运动兴起,电影创作亦受到影响,左翼电影、新市民电影兴起。

进入电影业的左翼作家,很多直接成了编剧,为电影创作剧本,如《野玫瑰》《火山情雪》《母性之光》《天明》等,著名的《渔光曲》《春蚕》也是左翼电影的代表作品。

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,现代小说才真正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资源,张颐武说,“那时候,一些现代小说开始被改编为电影,如鲁迅的《祝福》、茅盾的《林家铺子》、柔石的《早春二月》、巴金的《家》等。”张颐武说,“这个时期,可以算是现代小说和电影合流的时代。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和小说蜜月期

改革开放以后,小说改编电影也蔚然成风,《子夜》《伤逝》《阿Q正传》《骆驼祥子》等,大量现代小说被改编为电影,张颐武说,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电影和小说两者汇流,可以说是蜜月期。”

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格非、张艺谋、陈凯歌、田壮壮、霍建起……几乎在同一时代,新时期文学作家和第四代、第五代导演开始成长起来,这促成了小说和电影更加密切的合作。张颐武说,“尤其是第五代导演,大量依赖新文学作品,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小说,都被改编成电影了。改编的量之大、之深,前所未有。”

那个时期,第五代导演几乎包揽了所有国际性的电影大奖,更有意思的是,几乎所有获奖的作品,都是小说改编的。

纯文学和影视渐行渐远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,既是文学影响力最大化的时代,也是文学自身开始分化的时代。张颐武说,“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,不分纯文学通俗文学,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,文学开始细分,纯文学的圈子在缩小。”

现代派、现代主义的引进,改变了小说创作的形态,张颐武说,“纯文学的技巧越来越复杂,对故事的重视则越来越少。现代主义所重视的象征性、对人的心理变化的表现,其实是不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。除了个别作家,如严歌苓这样有通俗文学特征,且自身也是编剧的作家作品外,后来的纯文学作家的作品,鲜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,甚至上一代的作家,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,如莫言,早期的作品,改编的多,但后期的很少改编,余华、贾平凹他们,也都如此。”

纯文学和影视渐行渐远,但通俗文学却仍旧保持着和影视的亲密关系。

网络小说的兴起催生IP经济

21世纪,互联网改变了世界,也改变了文学和小说的生态。张颐武说,“文学的分化进一步加剧,纯文学小说变得更加小众,进入更加专业化的创作模式,再也难以支撑工业化的影视生产。相对的,通俗小说和影视的联系反而更紧密了。”

网络小说的兴起,加速了类型小说的成熟,历史、青春、情感、穿越、玄幻……小说的分类越来越细,数量越来越多,并在极短的时间内,适应不同的传播模式,和影视联姻,甚至催生IP经济。

从最初和鸳鸯蝴蝶派的合作,到如今从网络小说取材,影视生产和小说的分分合合,恰好经历了一个轮回,张颐武说,“如今,纯文学越来越专业化,影视生产越来越工业化,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那种纯文学和影视密切结合的情景,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。” **(周怀宗)**

齐鲁壹点

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扫码
订阅壹点号属娱你观看。

戛纳电影节闭幕《延边少年》获奖

第71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19日晚闭幕,各大奖项也已尘埃落定。虽然贾樟柯入围主竞赛单元的《江湖儿女》未能斩获奖项,但本届电影节上多部中国影片亮相多个竞赛单元,获得外媒和国际影人的一致称赞。

除《江湖儿女》参与角逐金棕榈奖以外,中国导演毕赣的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入围本届电影节的“一种关注”单元,这两部影片展映后都颇受外媒关注,反响热烈。

电影节场刊《每日银幕》称导演贾樟柯通过一个刑满释放女人的经历探究了中国的发展,用史诗般的爱情故事折射出21世纪中国的快速发展变化。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中近1小时的3D长镜头更是引发媒体热议,法国《解放报》评论说,毕赣将观众带入了全新维度,“让人震撼”。

在电影节短片和电影基金奖单元,中国“90后”导演魏书钧凭借《延边少年》荣获短片单元评委会特别提及奖,上海戏剧学院选送的新锐导演申迪的作品《动物凶猛》荣获电影基金奖二等奖。

中国电影市场日趋成熟、电影水准不断提升是中外影人共同的感受。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科斯塔·加夫拉斯说,今年《江湖儿女》入围主竞赛单元就是对中国电影质量的认可。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正开始良性发展,建立了艺术院线,无疑给了艺术电影更多空间,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整体水准。

在申迪看来,中国电影市场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,给予年轻电影人不少机会,年轻导演最重要的是提升实力、抓住机会。

如今,除了参与电影展映和奖项评选,戛纳电影节已成为中国电影展示自我、寻找合作机会的一个平台。**据新华社**

相关链接

主竞赛单元获奖名单

◆金棕榈奖
《小偷家族》是枝裕和
◆特别金棕榈奖
让·吕克·戈达尔
《影像之书》
◆评委会大奖
《黑色党徒》斯派克·李
◆最佳导演奖
保罗·帕夫利克夫斯基
《冷战》
◆最佳编剧奖
爱丽丝·洛尔瓦彻
《幸福的拉扎罗》
贾法·帕纳西
《三张面孔》
◆最佳男演员奖
马尔切洛·丰特
《犬舍惊魂》
◆最佳女演员奖
萨玛尔·叶斯利亚莫娃
《小家伙》
◆短片金棕榈奖
《所有这些生物》
Charles Williams
◆短片特别提及奖
《延边少年》魏书钧

愿精致的商业片,文艺而不晦涩

天天娱评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有人说,最成功的文艺片就是商业电影。对于新人导演苏伦而言,她要做的就是在这部定位清晰的商业片中,表达一定的文艺属性。这样的定位,让电影《超时空同居》虽然是讲述常见的时空转换,却玩出了新花样:来自2018年的谷小焦(佟丽娅饰)与1999年的陆鸣(雷佳音饰),因时空重叠意外住在同一个房间,从互相嫌弃到试图“共谋大业”,阴差阳错制造了一系列逗趣插曲的故事,而乐在其中的两人并不知道,操控这一切的神秘人,竟是想要去2037年“投机取巧”的2018年的陆鸣本人。影片的笑点多多,最后男女主角的分别戏戳中泪点,又以正确三观、珍惜现任、选择陪伴爱人成长的情感点感染观众。

相比第六代导演相对灰色或者晦涩的表达,新一代的年轻电影导演,都在尝试着类似《超时空同居》这样的文艺商业片。他们拍着文艺片,但文艺而不晦涩,有着商业类型片的好看属性,却又不故意迎合观众,这样的作品,包括去年的《八月》,获得过金马奖的《老兽》,前段时间刚刚上映的《暴烈无声》,以及刚刚在戛纳引发热议的毕赣新作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。

喜剧奇幻爱情元素皆有的《超时空同居》有炫技成分,有戏谑台词,但本质上是一个有笑有泪的故事,我们会随着主人公回到过去,去到未来,在尝试种种改变之后,回到原点才发现,现在的你才是最好的你。影片的设定,很容易让人想到30年前的美国爱情喜剧片《当哈利遇到莎莉》,影片有许多的调侃对白,有许多故作轻松的细节,但奇幻的定位,表明了回到过去弥补遗憾只是一种假设,轻松戏谑的故事背后,有许多悲观的成分。之前同样致敬《当哈利遇上莎莉》的文章导演处女作《陆垚知马俐》,也表达了类似遗憾与悲观。在精致的商业片的外壳下,这样的商业片一直保有一颗文艺的心,这样文艺的商业片,值得拥有。